

于安瀾書畫學四種

畫品叢書

一

于安瀾 編著
張自然 校訂

 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于安瀾書畫學四種

畫品叢書

一

于安瀾
張自然

編著
校訂



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古畫品錄

續畫品

貞觀公私畫史

後畫錄

續畫品錄

唐朝名畫錄

五代名畫補遺

聖朝名畫評

德隅齋畫品

畫史

畫品叢書

劉海粟



果奮品萃書

顧廷龍



出版例言

于安瀾先生不僅是我國著名的古典文獻學、語言學專家，也是著名的書畫藝術家、書畫學專家，對我國古代書畫學著作有過系統的研究，尤其在文獻整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曾對我國古代畫學著作進行分類整理，編撰成畫論叢刊、畫史叢書、畫品叢書。三部著作中間世最早者是畫論叢刊，

一九三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線裝，一函六冊。一九五七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簡裝重編本，補充資料，增刪歸併種類，改易版本文字等。此本出版後多次重印。一九七八年，香港中華書局曾翻印此書，使之風行於東南亞各國。其次是畫史叢書，一九六三年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線裝，兩函十冊，一九八四年改爲五冊平裝。此書在臺灣曾有翻印，日本也出版有精裝本。一九八二年，畫品叢書也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此三部著作，分

而言之，各具主題，合而觀之，又爲一體，基本上把中國古代重要畫學著作都收錄了進去。作爲整理中國畫學遺產的重要成果，三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成爲中國古代繪畫史及繪畫理論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在中國古代書法史和書學理論方面，先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整理編著書學名著選和中國書法源流表供開封市書法研究會用作教材。然諸書完成時間不同，出版單位不一，版本形式各異，後書剛剛問世，前書已成絕版，先生生前已有統一出版之願，現將畫論叢刊、畫史叢書、畫品叢書和書學名著選四部著作輯爲一體，並將中國書法源流表作爲書學名著選的附錄收入，名曰于安瀾書畫學四種，重新整理出版，既是了却先生之願，更爲方便讀者求購研習。

此次排印出版，畫論叢刊以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爲底本，畫史叢書以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版本爲底本，畫品叢書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本爲底本，書學名著選以開封書學研究會一九

七九年印本爲底本，並酌加調整和校訂。

畫論叢刊、畫史叢書、畫品叢書三書原版本均採用舊字形排印，此次一律改爲新字形，如「錄」用「録」、「并」用「並」等。書學名著選一書原爲簡體橫排，此版則改爲繁體豎排。

原本爲使正文勻淨，校勘記集中附於書後，今爲方便讀者，則於正文之中加注釋符號，將校語移於正文各段之後，並刪去原校勘記中標明校勘條目之原文。

諸書原版體例不盡相同，如關於書中所收各著作之評論文字及作者事略，畫史叢書排於正文之後，畫品叢書排於正文之前，畫論叢刊則將有關評論文字則置於正文之後，作者事略集中排於全書之前，書學名著選則將有關評論文字置於正文之後，作者事略集中排於全書之末，此次出版則各仍其舊。

對於原文文字，本次出版也略加校訂。對於屬於字形相近而造成的排印錯誤，如「日」誤爲「日」、「吏」誤爲「史」、「甚」誤爲「其」、「妍」誤爲「奸」、「玉」誤爲「王」、「璧」誤爲「壁」等，諸如此類，一律隨文改正，不加說明。因編撰時條件所限，一些版本不能獲見，因此某些訛誤未能校出，如畫品叢書中續畫品序原本有「故僛齡其指，巧不可爲」句，原校疑「僛齡」爲「遙聆」之同音假借，今據四庫全書本改爲「倅斷」，原本之底本顯然因形近致誤；又如畫品叢書中聖朝名畫評「王士元」一條原本有「而又筆法高，形狀頗力」之語，本段中品語皆爲四字一句，而「筆法高」作三字，句式不符，且「形狀頗力」亦費解，查四庫全書本作「而又筆法高壯，形狀頗肖」，勝於原本，據而改之。對於此類問題，除於原文改動之外，並於校語中加「校訂按」。

本次出版，標點因書而異。畫論叢刊因原本僅以圓圈加以斷句，此次則加以標點；畫史叢書原本已經標點則因之，對個別不妥之處加以改正；

畫品叢書與書學名著選原來雖已標點，但對於人名、地名、朝代、年號等專有名詞則沒有標出，此次一律增補，並對原來標點不妥者加以改正。

畫史叢書原有人名索引排於書前，此次出版排於書後。原索引人名排序據舊字形筆畫，今仍其舊，不作變動。

由於水平有限，加以時間倉促，此次對四部著作的校訂編輯難免錯誤和疏漏，敬請方家和讀者諒解並指正。

總序

王伯敏

于安瀾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美術史學家，對中國書畫史的研究，所費心力，作出了突出貢獻。20世紀下半叶出版的不少美術史論著，無一不都將他的研究有著意的闡發。早在30年代，他即出版著《漢魏六朝韻譜》，為愛國子弟錢玄白、周在寅等的稱頌。

于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出生于1902年，長

我22歲。我的主要研究是美術史，先後有《中國繪畫通史》、《中國少數民族繪畫史》等七部美術史專史出版。每撰一史，无不懷著追古在畫之文獻上的成果。否則，不知要花費我多少時間與精力來討付這堆古文獻在版本上保存着的問題。因此，在我認識先生之前，就讀過他輯校的《畫品叢書》，「畫品叢書」和「畫史叢書」，知其博學，治學精嚴。

先生成畫史、畫論、畫品三種叢書，乃從古代浩瀚的書畫文獻中整理出來。對於版本，

先生精挑博擇，選花了不少時間搜集世所罕見的
 的翻本和孤本。經過他的認真校勘，改正並添
 補了左版中要害处的錯脫字。先生做了這種
 工作，其苦心裨益於後子，誠難盡言。昔鄭
 午昌、余國等時「吾論丛刊」的評論，可謂良
 碑。鄭午昌、余國等時「吾論丛刊」的評論，可謂良
 精擬英、畢羅子是一；余國等時「吾論丛刊」的評論，可謂良
 彰為一，而發揮議論，定必從來丛刊未有，以
 此一編，千古至今，其理論之脈流與其要旨，架
 命於遺，均可收子之津逮矣！先生對此項

二、次，四十一年如一日，做仔細，做實，
 且常嘉新之嫌。在《五史》中，第一冊的唐史修
 這，房山縣志記中，第三卷，東部寺觀聖蹟，
 祀祀，寺寺兩禪院殿東頭，唐畫，八面五分舍利，
 有，古跡，唐僧，八面三分舍利，于編已將三改
 為王，他作注云：「按八面似無三分之理。」後考
 。實則何處照時編的，佩文齋書畫譜，早已將
 唐子厚畫記，寺寺的這鋪聖蹟，明確地標明八面
 王分舍利，而造寺有情，至此見，至此，後考，是
 見其後子不為。子人，後有這種志，唐是極為可貴

的。

先生一生，正真為人，淡泊名利，而且甘於寂寞，苦行，年之山，一床書，伏案為中國文史研究這一領域，不辭勞苦，做了大量的疏卷工作。

這編並極勸在文獻，是種孔子的研究，二條。一是，二是二，對時局，不從風氣，這種工作，有時被人忽視，因為做出來的成績，高而上看不出它的閃光。鄭振鐸先生早年就過，這了古文獻研究的子中，却是有做無名英雄。

的精神。有時為一字一句，要翻閱許多古籍，
 查時；這位解決了內訌，這門出門，未免受
 舟車勞頓之苦。我國文字的特點，有的只差一
 點，意思迥異，定全不同。訓中，常有出現其誤
 共，凡誤九，壁誤理，欠誤由，久，恆，必
 鄰，^{不能拔筆}改正時，有的有明顯的文理，有的必
 沒找證據。此找到的種種版本，互校不可。這
 互校，就非一時三刻，有時的花圓半月、一月
 之久，有的長已摘了數年，才獲一字釋難的機
 會。而在此些工役中，完全付出多少汗水，

甘苦的味道又是怎樣，只有親身參加與其中的
人才能知道。這種認真做事的，每一
年，即剛踏上回臺的船，必以歲月
苦短。就因此一點，是以了解子人為文化建設
的操勞，那是何等辛勞。于先生的「一生」就
是這樣走過來而及至他的撒手西去。
頃刻，于先生輯校這八部書畫史論叢刊
，將由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定將嘉惠士林
，也是書林的嘉訊，而又是在先生去世十周年
以紀念。小序辭拙，不當處，也望賢達者正之。